

目前在我国，正围绕日本反动势力依附美国、美日反动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破坏人民生活和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这样“两条道路”，进行着激烈的参议院选举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对我国的和平民主力量来说，越来越明显地摆在眼前的一个任务是团结问题。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愈益严重、“日韩会谈”强行达成协议、经济困难增加和人民生活困苦、反动势力加紧进行新的攻击而企图实行小选举区制、恶劣地修改宪法、复活军国主义等等国内外紧张形势，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完成一个紧急的任务，即加强我国所有民主力量的统一和团结。

在这种形势下，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工会等在内的广大民主力量，在反对美国核潜艇“停泊”的斗争、粉碎“日韩会谈”的斗争、反对侵略越南等等斗争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发展了统一行动，但是这些发展还不符合形势的要求。而且，就从目前还没有在全国范围恢复反对“安全条约”共同斗争组织的活动这个事实来看也很清楚，还存在着妨碍加强统一和团结的一些根源很深的困难和问题。必须说，对于每一个困难和问题，要一面同一切分裂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一面弄清楚妨碍统一的具体障碍，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办法，这是我们党以及希望统一和团结的我国所有民主力量的重大责任。

从这个观点看来，我们党就不得不重视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机关团体对我国民主运动和我们党进行干涉和破坏活动的问题。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机关团体阻挠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和日苏协会等方面的统一和团结，而且在这次参议院选举中帮助反

党修正主义者推举神山茂夫为候选人，破坏和扰乱我們党的团结，这是重要問題之一。因为，苏共领导进行的这些干涉与破坏活动，同我国一部分分裂主义者、反党修正主义者的分裂阴谋活动勾結起来，支持和鼓励这些人，造成了阻撓我国和平民主力量的統一和团结的严重障碍。

十分明显，对日本人民的斗争的发展和加强日本人民的統一与团结负责、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的团结也负有一定责任的我們党，对这个問題不能置之不理。我們党以前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苏共领导提出抗議，要求立即停止对我国民主运动和我們党的干涉和破坏活动。但是情况絲毫沒有得到改善，在赫魯曉夫下台后，直到今天，仍然繼續进行着干涉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党考慮到加强我国和平民主力量的团结这样一个迫切任务和我們党所負的重大責任，現在在这里說明关于这个問題的最近經過和中心点。

(一)

大家都知道，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为了把美化美帝国主义論以及它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路綫强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民主运动，一貫地践踏了《莫斯科声明》所明确规定了各兄弟党之間的关系的准则，推行了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背道而馳的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政策。苏共领导对我们党和日本的民主运动进行了分裂阴谋活动的事实，特別是公开帮助志賀、鈴木、神山、中野等人的反党集团，对我们党进行了破坏活动的这个事实，最露骨地表現了他們的分裂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路綫。

我們党通过我們党代表团于一九六四年三月在莫斯科举行的日苏两党会談时所作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对苏联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以及一系列的文章，对赫鲁曉夫上台以来苏共领导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的严重錯誤进行了批判，同时，特別指出在苏共中央領導下的各种机关团体对我党和日本的民主运动进行的干涉、搗乱、压迫和分裂活动等許多具体事实，提醒苏共领导注意，要求他們检查自己的錯誤，停止这些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的行为。然而，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对于他們的錯誤路线，絲毫沒有进行检查，而且沒有停止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机关团体对我党和日本的民主运动进行的錯誤的大国主义的破坏活动。

去年十月，赫魯曉夫被解除职务，苏联共产党成立了新领导机构。苏共新领导对以前赫魯曉夫推行的路线作了一些修正，特别是在最近，已經开始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必要性，并发誓要为此作出一切努力。尽管在口头上这样发誓，但是在赫魯曉夫下台以后，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苏联机关团体，不仅继续对我国的民主运动进行分裂阴谋活动和对我党进行干涉与捣乱，甚至采取更加多种多样的方式，加紧进行了这些活动。

我們党已經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六日对苏共中央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日来信的复信和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赫魯曉夫下台以后仍然进行着这些严重的干涉和捣乱，而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为了改善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的日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曾經敦促苏共领导检查自己。但是，直到今天，情况仍然絲毫沒有得到改善。而且，这是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的重要問題。因此，我們党在这里要列举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机关团体最近对我国的民主运动和对我党进行的干涉和破坏活动的事例，来闡明事情的真相。

(二)

这几年来，在首先是和平运动的国际民主运动中間，激烈爭論的主要対象是什么問題呢？

在国际上說，那就是这样一个問題：是要高举反对全世界的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勢力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旗帜，还是要以“扩大运动的队伍”为名，收起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旗帜。还有这样一些問題：是要把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逊政府看成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代表机关，揭露它的两手政策，同它的侵略政策斗争到底，还是要把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逊政府看成是美国統治阶级中的“明智派”或者“和平共处派”，为它塗脂抹粉，把希望寄托在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以及同肯尼迪和約翰逊实行的无原則妥协上；是要彻底地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还是要为实现和維持“美苏合作”而阻止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同这些問題联系起来，还有这样一些問題：是要把全面裁軍作为国际和平运动的一个任务，在和平运动的各种任务中正确地給予評价，还是要把全面裁軍，特別是宣称要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情况下实现沒有战争、沒有武器的世界，而把意味着完全廢除軍备的“全面彻底裁軍”作为和平运动的概括性的中心任务；等等。

在这些爭論問題中，归根到底，最根本的問題是，要不要采取同世界反动势力的元凶、国际宪兵、侵略和战争的主力——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路綫。而赫魯曉夫等人同美、英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条約，就是对美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則妥协的路綫的集中表現。正因为如此，以赫魯曉夫为首的国际現代修正主义潮流，企图把这个絲毫不能限制美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而要阻碍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防御力量的条約，把这个美化美帝国主义的两

手政策，使人民对騙人的美苏合作心存幻想而只能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政策的條約，不仅强加給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强加給包括和平运动在内的国际民主运动的一切領域。把这个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强加于人的做法，违反了以前国际民主运动一致提出的全面禁止核武器和核試驗的任务，违反了国际民主运动的共同事业及其統一和團結，給国际民主运动的團結造成了一个新的巨大障碍，更加扩大了分裂。

苏共领导及其領導下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和苏日协会，强迫日本的和平运动、日苏友好运动等等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并且对这些运动进行分裂活动，这是国际現代修正主义潮流执行的分裂主义路綫的重要一环。

大家都知道，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副会长茹科夫等人，在前年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表面上还支持世界大会的決議——这个決議說，为了阻止核战争，禁止使用核武器，同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进行斗争，不論对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有什么不同的意見，也应当实现所有和平民主力量的團結——但背地里却偷偷摸摸地和分裂主义者、反党分子保持联系，对他们煽风点火。在大会結束以后，茹科夫就开始攻击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回国之后，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題为《广島的呼声》的文章，公开攻击我們党，公开支持反党分子和分裂主义者的“和平集会”。

去年召开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时候，以茹科夫为团长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代表团，在“統一”的名义的掩盖下，从一开始就在政治上、物质上积极援助“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會議”召开的分裂集会，对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进行捣乱。大家都知道，那时候他們对我们党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进行了多么恶毒的誹謗和謾罵。大家还都知道，当他们的阴谋活动刚刚遭到孤立的时候，他們就公然退出世界大会会場，

而參加了已經退出日本禁止原子弹氫弹協議會的勢力舉行的分裂“大會”。

還有，當一九六三年八月到九月日蘇協會代表團訪問蘇聯的時候，蘇日協會就企圖強迫日蘇協會代表團發表聯合聲明，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且，他們不僅向日蘇協會總部，並且向日蘇協會的全國各縣聯合會、分會和會員直接寫信，要他們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從而在日蘇協會內部引起了種種混亂，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這種機會主義和分裂主義的路線，就是要求放下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的旗幟，贊揚肯尼迪對和平的貢獻，甚至要為他默哀，美化約翰遜政府，把一切寄託於同約翰遜的無原則妥協之上的路線，也就是吹捧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說這是走向和平共處和禁止核武器的有歷史意義的一步，並且把这个條約強加給各國和平民主運動，使它們分裂的路線。這條路線面臨以約翰遜政府為代表的美帝國主義殘暴無比地擴大侵略戰爭的事實以後，已經在政治上完全破產。

正是赫魯曉夫曾經夸獎過的肯尼迪，繼承了杜勒斯的政策，對南越進行了大規模的軍事侵略。而且，正是赫魯曉夫曾經贊揚過的約翰遜，轟炸越南民主共和國，使用了連希特勒都沒有用過的毒氣，甚至運進原子炮，擴大了侵略越南的戰爭。非常明顯，赫魯曉夫美化肯尼迪和約翰遜的論調是一種嚴重背叛的罪行。

赫魯曉夫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並且把它強加給國際民主運動的做法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明顯的。赫魯曉夫對於他同肯尼迪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加以評價說，這個條約將會“全面地緩和國際緊張局勢”，“是爭取加強和平”的“一步”，對於實現美蘇的“互相信任”“產生了決定性的影响”。但是，通過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而實現的美蘇合作，只是使美帝國主義相信赫魯曉夫

等人的美苏合作政策，放心大胆地越来越加紧推行侵略越南等等侵略亚洲的政策，結果就象現在所看到的这样，使亚洲形势越来越紧张，使世界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正象美国政府赤裸裸地說明的那样，美帝国主义正是估計到这种最典型地表現为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以苏共領導为核心的国际現代修正主义潮流的无原則的对美妥协政策，才对越南和亚洲各国进行了非常野蛮的侵略。

在这种情况下，解除了赫魯曉夫职务的苏共領導，在初期完全仿照赫魯曉夫的做法，公然地一再美化約翰逊，但是，特别是在今年二月約翰逊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后，苏共領導改而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呼吁各國人民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加强統一和团结。

如果苏共領導真的想团结各國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彻底的斗争，那就当然一定要检查他們逃避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向美帝国主义的主张屈服，締結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同美帝国主义实行了无原則妥协的錯誤路線。而且，还必須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路線，以大国主义态度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从而加剧国际民主运动的对立，并处心积慮地插手分裂日本民主运动的事实，承担责任。

但是，苏共領導及其領導下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和苏日协会，非但沒有检查自己，反而繼續加强了对日本的和平运动和日苏友好运动等等的分裂阴谋活动。

(三)

先从苏共領導及其領導下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对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与和平运动进行的分裂阴谋活动的事实談起。

退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的勢力，今年二月一日正式

成立“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會議”，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唱起对台戏。以茹科夫为首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員會的领导人，同筹备成立这个分裂組織的中心人物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对成立这个組織給予了积极的援助。

茹科夫还帮助被日本和平委員會开除的吉川勇一等人，让他们建立了同日本和平委員會对抗的中心。茹科夫等人在去年八月来到日本的时候，就同吉川协商，鼓励他进行分裂活动，保证給予物质援助。去年年底，邀請吉川去莫斯科，进行了更加具体的协商。

苏联保卫和平委員會的部分领导人，甚至大言不慚地說要从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开除日本的一些理事（这显然是指那些对世界和平运动和日本和平运动有过最积极的貢献的人們），而让“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會議”的代表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这表明，苏联保卫和平委員會的领导人把世界和平理事会完全当成了自己私有的东西。

同将于今年七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爭取和平、民族独立和裁軍世界大会”的筹备工作联系起来，世界和平理事会書記处让“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會議”的代表人物参加了这次大会筹备委員會。日本和平委員會，作为在世界和平运动和日本和平运动中一貫积极完成任务的团体，而且作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日本的正式的唯一的成員团体，从爭取日本和平运动的真正发展和独立自主的統一的立場出发，反对把日本和平委員會所不同意的团体塞进这个大会的筹备委員會。接着，日本和平委員會提出了这样的建議，如果要从日本邀請日本和平委員會以外的团体，那就希望邀請在国内外都享有威望的和平团体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和日本宗教徒和平協議会的代表。然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書記处以如果邀請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的代表，那也就不得不邀請“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會議”的代表为“理由”，拒絕了这个建議，但在实际上

却以“总評”代表等等名义邀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會議”总务部长和反党分子。所謂这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書記处采取的措施，同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无关等等遁詞，是絕對站不住脚的。茹科夫等人很早以前就同組織“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會議”的中心人物保持紧密联系，执行了这个計劃。

但是，真正希望世界和平、为禁止核武器而斗争的世界人民，反对分裂有着十多年历史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支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和它主办的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取得了进展。从五月十日到十六日，七十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在加納的溫尼巴举行的第四届亚非人民團結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关于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決議》：

“由于美帝国主义的核武器而三次遭到牺牲的日本人民，发起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在亚非人民最友好的协助下，已經成功地使这一运动发展成为巨大的战斗的运动。

“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協議会，在去年第十届大会成功地通过的总路綫的基础上，今年在日本举行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一九六五年五月在溫尼巴举行的第四届亚非人民團結大会认为，即将举行的大會定将有助于动员一切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刚果、多米尼加等国的侵略，从而給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又一次痛击；并且确信，这个大会将会以实现旨在就完全废除、銷毀核武器进行談判、并簽訂禁止使用核武器條約的世界首腦會議为目标，发起亚非人民的群众运动。第四届亚非人民團結大会全面地支持将在日本举行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第四届大会吁請常設書記处及所有与会者竭尽全力，使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获得伟大的成就。”¹²

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的部分领导人，去年不仅退出第十届禁

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参加了分裂主义者的大会，而且现在还继续勾结“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的领导人员，并且勾结跟着他们指挥棒转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部分领导人员，进行着分裂阴谋活动来反对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的这种行为，同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包括苏联代表在内全体一致通过的表示“全面支持”“在去年第十届大会成功地通过的总路线的基础上”举行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决议的立场，是决不能相容的。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扬言要为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这两个禁止原子弹氢弹组织的“统一”而努力，继续摆出好象“公平”地支持双方的姿态。但是，“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会议”的继承者“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正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分裂组织，这些人曾经拒绝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主张在能够一致的问题上坚持统一行动这样一个正确的统一的方针，因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通过而退出大会、悍然另行举行了分裂大会。

我们决不轻视在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中产生了新分裂组织的情况，而要支持第九届、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路线，为实现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真正统一而努力。但是，遵守统一行动的原则是实现统一的关键。如果支持并且屈服于分裂主义企图破坏这一原则的那种主张，那怎么能够维护统一呢！关于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问题，正象过去一切国际经验所教导的那样，不同分裂主义作斗争，就不可能实现，而且不可能维护任何统一。以我国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来说，呼吁支持“两个组织”并实现它们的“统一”的方针，是企图使正确的统一路线和错误的分裂路线进行无原则的和解，使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同分裂主义进行

斗争而得到统一的原则变得模糊起来，削弱整体运动。既支持统一，又支持分裂，是办不到的。

而且，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代表在表面上提出来的所谓支持“两个组织”，“公平”地既支持统一又支持分裂的方针，实际上是想利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不统一的情况以控制双方的这样一种“分而治之”的手段，也是要以大国主义态度把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路线强加于上述两个组织，对于不服从他们的组织企图进行离间和破坏的分裂阴谋活动的手段。这个方针是助长分裂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和分裂阴谋活动的。去年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经过情形和以后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证实了这些事情。世界大会的苏联代表等，以所谓“统一”为借口首先把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看成是另一个“分裂组织”，同分裂主义者的组织等量齐观，想要参加两方面各自举行的“世界大会”。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批评了苏联代表等人破坏国际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统一的这种无原则主张，是理所当然的。到了所谓“参加两个大会”的方针完全遭到孤立，而且完全证明这个方针是违反国际民主运动的原则的分裂主义的路线的时候，以苏联代表为核心的一部分外国代表，并没有改变要参加分裂大会的方针，反而退出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会场，竟然只参加了分裂大会。很明显，他们所说的“统一”是同真正的统一和团结背道而驰的，只是为了同分裂主义者里应外合而已。而且，象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的部分领导人员没有邀请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代表参加将于今年七月举行的赫尔辛基大会的筹备委员会，而事实上却让“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的代表参加了。这件事情表明，在召开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前夕，他们非但没有停止这种分裂阴谋活动，反而加紧进行了这种活动。

对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与和平运动进行的这种分裂阴谋活动，說明了什么問題呢？

这种分裂阴谋活动清楚地表明了如下的情况：在目前形势下，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潮流已經不能公开地说約翰逊一伙是什么“明智派”、“和平共处派”，不能赞扬说什么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的第一步、主张什么“美苏合作实现世界和平”，也不能反对高举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旗帜，也不能迫使民族解放斗争从属于“全面裁軍”与“和平共处”。但是，他們在国际民主运动的領域里，仍然同支持着連約翰逊都称赞不已的赫魯曉夫路綫的各国势力实行合作，坚持着打击真正统一力量的分裂主义路綫。

(四)

苏共领导的分裂主义路綫是，为了把它的錯誤路綫强加給别的兄弟党和民主力量，就利用这个国家的民主力量的一部分人，設法分裂民主团体。这个路綫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在苏共领导机构領導下的苏日协会对我国的日苏协会进行的公开的分裂阴谋活动。

很久以前，在日苏协会内部就有一部分人搞分裂活动。尤其是从一九六一年九月苏联进行核試驗，一九六三年八月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以后，这些人借此机会加紧进行了分裂日苏协会的阴谋活动。尽管如此，日苏协会直到最近之所以仍能保持团结，是因为我們党的党员和日苏协会绝大多数会员坚持了求同存异的团结民主力量的正确的基本方針。看看关于日苏协会的問題的历史經過，就完全可以了解到，我們党为此一直耐心地进行了努力。

但是，日苏协会里面的一部分人再次处心积虑地开始分裂活

动，终于在今年，在日苏友好运动中，成立了“日苏交流协会”和“日苏友好协会”这样一些分裂組織。其所以能够如此，是由于苏日协会和苏联驻日各机关的人們执拗地进行了活动。苏联方面的这种活动，是同苏共领导想把他們自己对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强加于我們党和民主力量的企图有联系的。

正在攻击日苏协会的苏日协会领导人，和无原則地附和他們、在日苏协会内部制造混乱的一部分人，到处宣揚說日苏协会变成“反苏”团体了。但是，以增进日苏两国人民友誼为目的的日苏协会，是一个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思想的人参加的团体，为了忠实于它的目的，保持它的团结，才沒有同意苏日协会要把苏共领导对于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問題的看法强加于人的做法。如果说这就是同日苏两国人民友好背道而驰的“反苏”行为，那就等于說，日苏协会不論什么时候都必須贊成苏联政府和苏共领导的看法，必須服从它的命令，必須放弃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很明显，这种做法对于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友誼，是没有好处的。

如上所述，当苏日协会领导人甚至要求日苏协会的地方分会和各个會員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企图从下面动摇日苏协会的时候，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根据全体一致通过的決議，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八日以当时的理事长松本七郎的名义，致函苏日协会說：“为了进一步增进日苏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亲善关系，一方的协会要求另一方面的协会就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这样的政治問題，表明一致的看法，这对于双方决沒有好处。”在当时日苏协会内部对于評价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有严重的意見分歧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是唯一能够維护日苏协会的团结，維护日苏协会和苏日协会的友好关系的态度，对这一点，是沒有爭論的余地的。这个決議是由包括共产党员、社会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体一致通

过的。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是以后来組織了同日苏协会相对抗的“日苏友好协会”的松本七郎氏的名义发出的。

苏日协会领导人和无原則追随他們的一部分人，攻击我們党統一战綫部副部长金子滿广同志，說他在《赤旗报》（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上发表的題为《我們党对日苏协会的态度》的文章，是“反苏”文章，“誣蔑了苏日协会領導”。但是，金子同志的文章，只是指出苏日协会领导的大国主义的强迫命令，才是同日苏两国人民的友好背道而馳的，再次支持了日苏协会常任理事会一致确定的上述正确态度。攻击金子同志的文章的人們，只是說什么“沒有礼貌”、“反苏”、“侮辱”，却沒有提出任何具体論据来进行批評。这一情况表明，金子同志的文章是根据具体事实提出了光明正大的主张，因此在內容上是不容反駁的。

苏日协会领导和苏联驻日机关进行了不計其数的干涉、搗乱和分裂活动，以图使日苏协会听从自己的指揮。关于这个情况，只要举出下述事实，就会更清楚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以苏日协会代表团团长的身分出席了日苏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員会副主席伊凡諾夫，在大会結束以后，向日本工会总評議会的领导人表示对日苏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方針感到不滿，煽动他們反对日苏协会。

同年七月，苏联駐日貿易代表团首席代表格巴諾夫，曾經对日本的一个公司的總經理說，要么斷然改組日苏协会，要么退出日苏协会。

同年七月，以苏联保卫和平委員会副主席茹科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出席了“遭受原子弹氢弹灾害三县联络會議”召开的分裂主义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参加了以日苏协会内部的一部分反党分子和动摇分子为核心而組織的會議，全面地攻击日苏协会，

煽動他們改組日蘇協會。

同年八月底到十月初，應蘇日協會的邀請訪問蘇聯的松本七郎前任理事長，在回國之後公開以使日蘇協會“改善內容”為名，開始了分裂活動。

同年十月，蘇日協會邀請以岡田利春為團長的“日蘇協會社會黨代表團”訪問蘇聯。蘇日協會從日蘇協會會員中單獨邀請社會黨員的“代表團”，究竟是什麼目的呢？只要看看蘇聯方面對這個“代表團”講了些什麼話，就非常清楚了。

根據這個“訪蘇代表團”提出的“報告書”，蘇聯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席伊凡諾夫十月九日對這個“代表團”毫無根據地造謠說，“日蘇學院和日蘇旅行社等的收益，落入了日本共產黨的腰包，被用來進行反蘇宣傳”，露骨地誣蔑我們黨，而且還說，要么把日本共產黨員開除出日蘇協會，要么就同日蘇協會決裂。（參見本文所附資料）

伊凡諾夫還對訪問蘇聯的日蘇協會裡面的社會黨員集團說什麼井上唯雄（以後背叛了日本共產黨和日蘇協會的人）將會取代堀江邑一常務理事的地位，什麼日本社會黨的某人有個好計劃，應當付諸實施，什麼在日蘇協會裡面應當實行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的某人的方針，什麼應當從日蘇協會中央和地方的領導機構中清洗一部分人（顯然是指日本共產黨員），什麼為了在下次代表大會上成為多數派，現在就應當在中央和地方立即開始有組織的鬥爭，什麼還可以採取更加簡單的辦法，由蘇日協會發表一個聲明說，不以日蘇協會為對象。

在這個時期，蘇日協會還邀請當時已被我們黨停止黨籍或開除的豐島宏、矢崎康、清水幸一等等曾經在日蘇協會地方分會工作的叛黨分子訪問，商談了如何破壞日蘇協會的問題。

如果說，這些事實不是對日蘇協會的干涉、搗亂、分裂的活動，

那究竟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苏日协会领导人是把日苏协会当做“苏日协会日本分会”来对待，明目张胆地干涉日苏协会的内部事务，破坏日本的民主力量的团结。

而且，重要的是，苏日协会对日苏协会进行的干涉、捣乱、分裂活动，到了苏共新领导的时期，反而变得更加激烈，更加公开了。

这就是，日苏协会中企图“改善内容”而完全遭到失败的一部分人，在今年二月成立了“日苏交流协会”，又在四月成立了“日苏友好协会”。这些人完全按照苏日协会领导人的计划，违背日苏协会理事会和绝大多数会员的意愿，对日苏协会悍然进行了捣乱活动。

苏联驻日大使馆的一部分人，按照苏日协会领导人的计划，直接指挥了对日苏协会和日苏友好运动进行的分裂活动。苏联驻日大使馆的一部分人纠集我们党的叛徒（例如铃木市藏，担任了“日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神山茂夫被选为理事）和民主力量中的一部分人，积极进行了成立“日苏交流协会”和“日苏友好协会”的活动，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例如，苏联驻日大使馆新闻处出版的《今日苏联》杂志，在显著的位置登载了庆祝“日苏交流协会”和“日苏友好协会”等分裂组织成立的消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一日号的杂志上，曾经以《新的日苏友好团体的诞生》为题，报道了“日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的情况。据报道，苏日协会副理事长康斯坦丁·诺夫对由退出日苏协会的一部分理事成立的这个协会说：“我见到日苏友好运动的许多老活动家，心中十分高兴。”他致词说：“我们很想扩大苏联的真正朋友的队伍，对大家的渴望，表示热烈的欢迎。”苏联驻日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在庆祝“日苏友好协会”成立的招待会上致词说：“庆祝新协会的成立，希望协会的工作获得成功。”

对于日本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与和平运动，苏日协会领导人同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唱同一个调子，表示要支持日本所有的

日苏友好团体，努力实现它们的统一。但是，日苏协会是继承了在战前的苏维埃之友会和战后的日苏友好协会的运动的过程中、不屈服于反动势力的一切镇压和迫害而一直得到发展的日苏友好运动的传统，不断地发展起来的组织。自己扰乱这个日苏协会，分裂日苏友好运动，严重地打击了日本和苏联人民的友谊，却又说什么要支持各个日苏友好团体，包括由于采取上述做法而产生的团体在内，并且说什么要努力实现它们的统一，这种做法是要掩盖这样一个意图：把日苏友好运动“分而治之”，使这个运动片面地追随苏日协会的路线。就象事情的经过清楚地显示的那样，苏日协会不正当地利用它是日苏友好运动的当事者一方的情况，同分裂主义者合作，孤立那些一贯极其热心地努力增进日苏两国人民友谊的人，这种做法同真正的日苏友好和民主运动的统一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在“统一”的名义下掩盖着的这种“分而治之”的阴谋，结果必然和对待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做法一样，引起一贯献身于日苏友好的、自觉的民主力量的更大的抵抗，从而遭到失败。

苏日协会领导人如此热衷于分裂对方国家的友好组织这样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已经暴露了苏日协会领导人所考虑的日苏友好运动的真相。

苏日协会领导人之所以敌视日苏协会，是因为日苏协会没有按照苏日协会的要求去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坚持了维护协会的团结的原则性态度，也是因为日苏协会没有听从苏日协会的无理的指挥，一贯地采取了独立自主的态度。归根到底，苏日协会领导人所设想的日苏友好组织，是应当以那些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赫鲁晓夫等人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完全听从苏日协会指挥的人物为核心而组成的组织。这是企图把一个以不分政治信仰和思想，团结一切希望日苏两国人民友好的人为原则的日苏友好组织，变成一个只纠集一部分有特定看法的人而排挤另一

部分人的組織。不言而喻，这就只能破坏国际友好运动的原則，阻碍日苏两国人民的真正友誼的发展。

而且，苏日协会领导对日苏协会进行的分裂阴谋活动，又一次暴露出，苏共领导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不仅基本上依然如故，而且，苏共领导已經墮落到这样的地步：为了推行它的錯誤路綫，甚至恬不知耻地破坏日苏友好运动，分裂国际友好組織。

(五)

更为严重的是，苏共新領導不顾我們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的抗議，直到今天还在繼續践踏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所規定的兄弟党之間的关系的准則，繼續援助志賀义雄、鈴木市藏、神山茂夫和中野重治等人對我們党进行的破坏活動。

志賀一伙，在參議院选举中以攻击我們党和阻撓野坂主席当选为唯一目的，和内藤一伙与春日（庄次郎）一伙共同提出神山茂夫为东京地方选区的候选人，而苏共领导竟同这样一些家伙狼狈为奸，帮助他們对我们党进行不择手段的攻击。

内藤一伙和春日（庄次郎）一伙在我們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就已經組織反对我們党綱的派別，并且脱离了我們党。从那以后，他們就成了一貫对我們党进行破坏活動、对民主运动策划分裂的一小撮叛徒集團。

志賀和鈴木一伙在苏共领导的支持和援助下开始攻击我們党的时候，詭称“为了維护我們党的綱領和章程”，以掩盖他們的卑鄙的卖党反党罪行。然而，現在他們却和反对綱領的内藤一伙和春日（庄次郎）一伙勾結在一起，公开打起了反对綱領的旗号。于是，所有这些叛徒們就联合在一起，在苏共领导的支持下，提出神山茂夫为候选人，来阻撓具有长期革命經歷的我們党中央委員会主席野坂

參三同志當選。這件事情決不是偶然的。它明顯地暴露出，對於這伙叛徒來說，或者對於援助他們的蘇共領導來說，當然不是什麼共產黨人的紀律問題，也不是綱領和政策等問題，他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破壞日本革命的指揮部日本共產黨。不言而喻，這是違反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為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的利益效勞的。

蘇共領導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分裂主義計劃，在三月一日於莫斯科片面地召集了一部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裂會議。這個會議的公報說：“會晤的參加者主張嚴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會議確定的各黨間的關係的準則，反對一些黨干涉另一些黨的內部事務。”然而，蘇共領導在提出這個反對干涉其他黨的內部事務、嚴格遵守兄弟黨間的關係的準則的保證之後，仍然極其明目張膽地支持志賀、神山等叛徒集團。

例如，現在蘇聯各個地方都禁止出售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赤旗報》，相反，却正在出售志賀、鈴木、中野、神山等反黨集團的機關報《日本之聲》周刊。正如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復信中已經指出的，以赫魯曉夫為核心的蘇共領導甚至阻撓旅蘇的日本共產黨員閱讀《赤旗報》，有時還扣留登載了使蘇聯共產黨感到不快的消息的那些期的報紙。這種措施被現在的蘇共領導照樣地繼承下來，現在蘇聯只許自由地出售反黨集團的機關報《日本之聲》。蘇共領導把《日本之聲》當作日本共產黨人唯一的代表性的機關報，代替我們黨中央機關報《赤旗報》在蘇聯各地出售，再沒有比這更能清楚地證明蘇共領導全面支持和援助志賀等反黨集團的事實了。

同時，蘇共領導還公然讓屬於志賀反黨集團的學生到莫斯科留學。例如據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本之聲》報道，屬於“大阪市立大學《日本之聲》支部”的岩崎和另外一名學生，在四月十七日從橫濱搭蘇聯船貝加爾號去莫斯科盧蒙巴各國人民友誼大

学留学。

此外，在前边已經談到的《今日苏联》杂志登載的关于“日苏友好协会”成立的消息里面，还刊登了正在裝腔作勢地发表演說的志賀义雄的照片。据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日本之声》报道，当时志賀曾經攻击我們党，說“代代木派正在阻撓日苏友好运动的发展”。而且，苏联駐日大使館在举办各种集会时都繼續邀請志賀义雄等人参加。举最近的一个例子來說，苏联駐日大使館在五月八日举办反对法西斯德国胜利二十周年紀念招待会时，就正式邀請了志賀义雄和鈴木市藏。这证明，苏联駐日大使館把志賀义雄看作是康斯坦丁諾夫所說的“日苏友好运动的許多老活动家”、“苏联的真正的朋友們”当中的重要人物。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曾經在赫魯曉夫下台后的去年十一月，以商談同志賀义雄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日本》一书有关事宜为名，邀請他去莫斯科。莫斯科的“前进”出版社去年出版了志賀义雄所著《日本革命运动的群像》一书。

此外，我們党絕對不能寬恕的事情是，苏联共产党領導的苏联保卫和平委員會的通訊杂志《保卫和平》一九六五年五月号在报道一个叫做“赫尔辛基和平大会支持日本委員會”的組織三月二十四日举行集会的消息时，竟明目張胆地把“日本共产党（日本之声）”同日本社会党和总評一起列举出来，作为支持这个“支持日本委員會”的組織。苏联保卫和平委員會竟肆无忌憚地在它的正式通訊杂志上給志賀等反党集团冠以光荣的日本共产党的名称，这不仅表明苏共領導把志賀、鈴木、中野、神山等人当作同志看待，而且清楚地表明苏共領導把这些叛徒的集团看成是另一个日本共产党。而且，更加使人惊讶的是，苏联保卫和平委員會还把这个文件以美日反动分子和反党集团等称呼的“日本共产党（代代木）”（代代木

是我們黨總部所在地）这样一个收信者的名称寄給了我們黨。這件事情表明，他們不折不扣地接受了志賀等人企圖偽裝自己的欺騙的說法，彷彿在我國存在“日本共產黨（日本之聲）”和“日本共產黨（代代木）”這樣兩個共產黨，他們竟然企圖把我們黨同這一小撮叛徒集團等同看待。这不是对于我們党和我們党的革命传统的最露骨的侮辱、最惡毒的攻擊，又是什么呢？

蘇共領導對我們黨的干涉，不仅仅是對我們黨的攻擊，而且是对全体坚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党的攻击，是对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團結的攻击。正因为这样，一系列馬克思列寧主義党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根据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把上面简单地提到的苏联共产党對我們党的叛党分子志賀义雄等人的支持看作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而提出了强烈的抗議。蘇共領導不顧我們党以及这些兄弟党的抗議，今天仍然沒有改变他們支持和援助志賀等反党集团的态度这一事实，彻底地暴露了蘇共領導所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團結”和“反对于干涉其他党的內部事务”，完全只是說說而已的伪善言詞。

（六）

上面，我們根據最近的確凿的事实，談了蘇共領導和在它領導下的机关、团体對我們党和民主力量进行的干涉、压迫、分裂活动的几个典型事例。

这些事實，总起來說，表明了什么呢？

這些事實表明，蘇共領導雖然改變了赫魯曉夫時期的一些做法，越來越侈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統一和團結，但是在实际上非但不想停止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的統一和團結

的行为，反而加紧采取了这种行为。

《真理报》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二日发表的题为《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步骤》的社论，赞扬了三月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部分共产党、工人党的分裂会议及其公报，并且说：

“会晤参加者一致主张严格遵守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议规定的各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大家知道，一九六〇年声明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每个共产党本着团结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会议上共同确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任务的估计和结论，不允许能够破坏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团结的任何行动。”

“至于说到苏联共产党，它今后仍将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争取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苏联共产党人将不倦地竭尽所能来达到这一符合国际工人阶级、所有革命和进步力量的根本利益的目的。”

但是，发了这样誓言的苏共领导，在实际行动中，却站在同它的漂亮的誓言完全相反的立场上，进行了粗暴地践踏“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会议规定的各党之间的关系的准则”的、破坏我们党的活动，加紧了分裂我国民主运动的活动。特别是对我们党进行的破坏活动，是一种非常明显、而且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苏共领导仍然执行着破坏国际共产主义的统一和团结的分裂主义路线。这个情况表明，苏共领导面临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破产，虽然在言谈上，不同于以前，开始强调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团结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又要继续执行和赫鲁晓夫时期完全相同的机会主义、分裂主义、大国主义的路线。而且还表明，苏共领导在赫鲁晓夫的美化美帝国主义论、无原则的美苏合作路线、强迫别人支持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活动完全遭到破产以后，为了粉饰这种破产局面，已经不得不依靠那些利

用比过去更加多种多样的組織手段来进行分裂主义阴谋活动了。

我們党过去对于以赫魯曉夫为核心的苏共領導对我們党公开进行的攻击、指責、誣蔑、干涉等等活动，一貫根据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和具体事实，合情合理地进行了反駁。看一看我們党去年八月二十六日給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會的复信等一系列文件，这是非常清楚的。

正因為我們确信，這場爭論具有重要的原則性內容，而且我們党的主张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所以我們坚持了这样的态度：在公开发表我們党給苏联共产党的复信和反駁的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苏联共产党攻击我們党的信件和文章，以便讓我們党的党员和日本的劳动人民客观地判断是非。

与此相反，苏共領導却完全片面地只让苏联的一般党员和劳动人民閱讀他們自己的信件和文章。我們曾經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复信中，提出建議說：“如果你們的目的是要把两党关系的真实情况告訴苏联共产党的党员，那么，我們希望你們拿出勇气来，也公布我們党的这封对你們四月十八日来信的复信。我們确信，这样做对于根据事实来探求真理，是会大有帮助的。”但是，苏共領導直到今天，完全沒有发表我們党的复信和反駁的文章。而且，这些同志对于我們党的复信和反駁，絲毫沒有认真地提出答复。

苏共領導不能以事实对事实、以理論对理論、以思想对思想、以政策对政策来提出答复，而只是繼續粗暴地践踏兄弟党之間的关系的准则，进行干涉、压迫、分裂等阴谋活动，对我們党实行报复，企图扰乱我們党。

这种手法，同那种把思想上、理論上、政策上的分歧扩大到恶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地步的手法，基本上相同。而且，苏共領導还利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掌握政权，而共产党領導的工

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日本现状，更加有系统地、更加彻底地采取了这种手法。

不言而喻，这种做法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做法，正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最大的主要原因。

苏共领导对我们党和民主力量进行干涉、压迫、分裂活动的具体事实，同严肃地宣告“坚决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不允许能够破坏这种团结的任何行动”的一九六〇年声明，是绝对不能并存的。

决不能说，这个问题只是日苏两党之间的問題。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民主运动的原则問題，是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团结的全局性問題的一个重要部分。

决不能说，这个问题只是日本共产党的問題。这是日本的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全局性問題的一部分，是关系到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問題。

今天，美帝国主义为了扩大野蛮地侵略越南的行动和对亚洲国家的犯罪行为，正在伙同以日本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卖国反动势力，拼命破坏日本（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最大据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斗争。因此，美日反动势力对于目前高举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提高生活水平的旗帜，一贯不屈不挠地反对他们的战争、侵略、反动、压迫其他民族的政策，为结成反帝反垄断资本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而奋斗的我们党和有觉悟的民主力量，正在集中地进行着攻击。

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吃了苦头的美日统治阶级最害怕的是，我们党加强力量，“反对‘安全条约’、保卫和平与民主国民会议”恢复活动，所有的民主力量加强团结。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疯狂地攻击我们党，破坏民主力量的团

結。他們為達到這個目的，自从反對“安全條約”鬥爭以後，一直採取收買、威脅、籠絡等一切方法，企圖把民主力量的一部分拉到自己方面，破壞民主力量的團結。

在這種情況下，蘇共領導對我們黨進行的干涉和壓迫，以及對我國民主力量進行的分裂陰謀活動，不論是什麼樣的借口，歸根到底，都只能是為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的陰謀活動幫忙。而且，很明顯，在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最重要據點日本，攻擊我們黨和民主力量，就意味着直接攻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整個國際鬥爭。

十分明顯，這種行為背離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起碼的原則。

而且，十分明顯，蘇共領導的這種無原則的陰謀活動，必將遭到同赫魯曉夫一樣的悲慘失敗。

我們黨宣告：只要蘇共領導不顧我們黨一再提出的嚴重抗議和同志式的規勸，繼續對我們黨和日本的民主力量進行干涉和分裂活動，我們黨就堅決要同這些干涉和分裂活動進行鬥爭。這是作為對日本人民的革命鬥爭負責，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負有一部分責任的黨所不容逃避的鬥爭，也是為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基礎上的統一和團結而必須同分裂主義進行鬥爭的任務之一。

日本共產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戰无不勝的思想的指導下，正以堅定的信心進行着這樣一些光榮的事業：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壟斷資本的統治，取得新的人民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進而取得日本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建立團結一切力量反對兩個敵人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建設密切聯繫人民群众的強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建立反對以美帝

国主义为头目的帝国主义、爭取民族解放与和平的国际統一战綫。正在进行着这些事业的日本共产党，对于敌人的任何压迫和鎮压，都絕對沒有屈服过，同样地，在外国党的任何大国主义干涉和压迫面前，也絕對不会被吓倒。

以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領導，制造了志賀、鈴木、神山、中野等一小撮毫无原則性、毫无独立性的动摇分子的反党卖党集团。然而，我們党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間接收了忠实行革命事业的几万个男女青年，扩大了党的队伍，并且通过反对主要的危险現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鍛炼得更加坚强。

为了破坏民主力量的團結，美日反动勢力和国际現代修正主义潮流都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但是，我們党和有觉悟的民主力量克服了这些困难，使人民的斗争和民主力量的團結得到了发展。

我們党今后仍将积极地繼續努力，反对現代修正主义、大国主义、分裂主义，維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真正團結，爭取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与和平的国际統一战綫。我們党今后仍将继续奋斗，爭取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資本的統治的、强大的民族民主統一战綫，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斗争的发展，挫敗一切阻撓这种发展的活动，实现所有民主力量和各阶层人民的團結。

以岡田利春为团长的“日苏协会社会党代表团”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四日至十月二十六日訪問了苏联。回国以后发表的“代表团报告书”刊載了苏联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席伊凡諾夫十月九日的讲话，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副部长科里奧諾夫十月二十一日讲话的摘要。这两个讲话最清楚地表明了苏日协会领导人一貫策划分裂日苏协会的可耻阴谋活动的真实情况，和

苏共领导不择手段地企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分裂主义路线的态度。自从去年以来，在日苏协会的领导人员中间，这个“报告书”的内容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了。我们现在刊登伊凡諾夫的讲话，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苏共领导及其领导下的苏日协会领导人对我国的民主运动和我们党进行的极其露骨的干涉和破坏活动。

資料

伊凡諾夫对“日苏协会社会党防苏代表团”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第二次会談时岡田团长讲话后的讲话

我对日苏协会的现状感到非常担心。对诸位的意见表示感谢。假如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那就需要努力孤立反苏的一部分人。我想，如果不能同反苏的人划清界限，那末努力就是没有意义的。我想，如果协会的全体会员目前支持一部分人的意见，那末努力就是徒劳的。但是，我认为，目前的状况是，并非整个协会而是一部分人和事务局正在按照某一个政党的指示积极活动，反对的人也很多。我想有人是衷心希望发展两国交流的，可是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呼声。这些人的活动好象受到压迫。我已经详尽地了解到这种状况。

日苏协会现在没有会长。理事长松本七郎先生因为是社会党员，所以必须接受一定的领导。松本先生曾经签名反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他是站在日本国民的立场上这样做的，还是作为日苏协会的理事长这样做的？或者是以身为协会领导人的社会党员的身份这样做的？我们认为，松本先生如果没有签名就好了。松本先生好象是在受到一定的集团的政治影响以后签名的。

副会长中有一个人是日共党员，其余的都不是。领导机构不是日本共产党，却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呢？

伊藤先生的呼声，誰也听不到。在莫斯科只能听到堀江先生的呼声。今后，井上先生不会接替堀江先生嗎？伊藤先生应当是作为总評代表出席的，可是他好象沒有任何影响。其他的人全部处于特定的政党的領導之下。

大部分地方組織受日共領導。我不是說諸位不好。我知道，在日共党员中，有些人有种种的意見。但是，他們必須服从党的紀律。

日苏协会的分会的大部分活动，是在日共的領導下进行的。譬如說，在名古屋分会及其他分会，虽然作出了支持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决定，但是，在领导机构重新審議时加以否決了。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当然会产生一个疑問、一个問題。我們不想干涉內政，但是我們的对象是誰呢？对这个問題，我們不能漠不关心。

我很了解总評的太田、岩井两位先生。老实說，他們两位是真心希望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的。可是，他們工作过多，不能照顾到日苏协会，不是嗎？最重要的是，要在协会內部实行总評的方針。

我同社会党的大原先生也談过这个問題。大原先生有很多非常好的計劃。我贊成他的所有的計劃。但是，計劃是計劃。誰来执行計劃呢？找不到执行計劃的人。

我們和諸位都在正确地批評日苏协会。但是，批評解决不了問題。

我們知道这样的事實：有人在批評一部分人的活動，明确地說，批評反蘇活動。

諸位說想把协会的实际情况告訴国民。我想这样做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告訴的方法，希望諸位要考慮一下情況。假如諸位发表一个声明，那就等于表示反对整个领导机构。

必須开始斗争。必須开始反对日苏协会一部分领导的不正确的行动的斗争。应当开始活动，把违背真正的目的而把协会的工作据为私有的一部分人，从中央和地方組織中清除出去。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我們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我們不再以日苏协会为对象。但是，我想，在目前状况下，由別人发表声明是不正确的。

諸位的协会的事情是諸位的协会内部的事情。

我想采取尊重并諒解彼此活动的立場。在同苏联的友誼这面崇高的旗帜沒有被利用來为自己服务的时候，我們就采取这个立場。

但是，如果协会今后繼續站在进行反苏活動的立場上，那么，我們就有权同日苏协会決裂。

我个人的意見是，这样的事情不应当由別人來說，而必須从內部开始說起。我想，进行这个斗争的重要場所是大会。但是大会要到明年三月才召开。在明年三月以前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任何大会都需要准备。在目前的状况下，要預料大会的情况是不可能的。为了取得大多數，需要在中央和地方組織中进行巨大的准备工作。必須从現在起开始有組織的斗争。就我所知，一百名理事中百分之七十是日共党员。这样，大会代表的比率也可能是这样的比率。我想，这种問題必須从現在起就好好考慮，并且加以解决。

还有一件事，我想說一說。协会沒有做任何事情欢迎米高揚。連松本理事长都沒有到飞机场去。然而松本先生来信說，他很好地欢迎了米高揚。表面上是很好的，实际上却是繼續站在反苏的立場上。从粉飾得很漂亮的表面上是了解到实际情况的。这是对国民的欺騙。

但在最近，好象有一部分人也在担心协会领导的态度不会造成良好的結果。

我們想邀請那些衷心希望两国友好亲善的人們，同他們交換意見。因此，我們向社会党、总評和个人发出了請柬。对此，日苏

协会发表声明說，這是干涉內政。我們也准备加以反駁。

我們的組織不是一個同日蘇協會談友誼的組織。我們希望同日本國民談友誼。

不是同一定的政党的友誼。我們不是政党。

我們認為，日蘇協會是一個要為全体日本國民服務的團體。

對日蘇協會的其他機構的問題，我也想說一句。

旅行社的利潤不是落入日共的腰包了么？舉辦俄語講座的收入使用於什麼目的？用來進行反蘇活動了。翻譯社雖然有壟斷的權利，但是，現在事實上已經停止出版圖書。“科學”書籍發行公司的情況也是一樣。

我們簽訂了文化交流協議。每年都舉行把日本海變成和平之海的會議。過去，我們從莫斯科、哈巴羅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派了代表參加這個會議。今年，我們沒有接到這個會議的請柬。這樣一個會議沒有我們參加而能舉行，那是不可想象的。

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紀念日即將來臨。本月底前后，我們將派出以蘇日協會會長涅斯捷羅夫為團長，由五、六個人組成的強大代表團到日本去。蘇日協會秘書長格里莫林也將同行。

但是，我們擔心，在日本舉行的這種活動，結果可能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關於中蘇對立，我也想說一句。我認為，在目前階段，共同聲明或者其他文件中不提這個問題為好。大部分是意識形態問題、黨的問題，現在正在轉變為國家之間的問題。討論日蘇兩國以外的國家的事情，是不適宜的。

我個人的意見是，日蘇協會過分地參與了國際問題。日蘇協會不是政党，因此，過分地參與國際問題是不好的。

我以肯定事實為主，談了以上一些意見。

我們再會談一次吧。而且，在諸位動身以前發表共同聲明吧。